

· 病例报告 ·

伽玛刀治疗眼眶原发性静脉曲张一例

林婷婷 刘东 宋国祥 张宜培 周晓冬 徐德生

患者男 13岁 主因低头时右侧眼球突出，伴有眶区疼痛一个月于2003年5月25日就诊。3年前哭闹时曾有右眼球突出史，安静后眼球复位，无疼痛，未予诊治。

眼部检查：双眼矫正视力均为1.0，眼前节及眼底未见异常。端坐位：眼外观正常，眼球突出度测量(Hertel)：右眼13mm，左眼12mm，眶距105mm，眼球各方向运动自如。血压表臂袋缠绕颈部，加压至30mmHg后：右眼球向前突出，突出度测量右眼17mm，左眼12mm，眶距105mm，眼球外转受限，眶压(+)。B型超声检查，平卧时右眶中段外直肌外侧有一窄条无回声区，压迫右颈内静脉后无回声区明显扩大。平卧位CT示右眼外直肌外侧梭形高密度影，强化后可见肿物明显增强，并通过眶上裂与颅内海绵窦沟通。平卧位MRI示右眶外直肌外侧梭形占位病变(图1, 图2)。诊断：右眼眶原发性静脉曲张。



图1 T₁WI示右眶外直肌外侧梭形占位病变为高信号，病变为斑驳信号区
图2 T₁WI呈中低信号，考虑为亚急性出血
图3 T₁WI示病变消失
图4 T₂WI示病变消失

于2003年5月29日行伽玛刀治疗右眶内病灶。采用Leksell立体定向系统、1.5T MRI影像进行定位，LeksellGammaPlan 5.31版软件设计剂量计划。利用Leksell23004B型伽玛刀采取不同直径准直器，对病灶进行多等中心的适形照射。治疗剂量为：边缘剂量18Gy，中心剂量36Gy，50%等剂量线包绕病灶边缘。伽玛刀治疗后留院观察1d，患者未出现头痛、眼痛、视力下降、结膜充血和斜视等不良反应。治疗后第4天检查，双眼外观正常，矫正视力1.0。端坐位眼球突出度测量右眼13mm，左眼12mm，眶距105mm，眶压正常，眼球运动无限制，眼底见视盘上缘不甚清楚，但未向前隆起。2003年8月家属来电诉患者低头时右眼球突出消失。2004年2月10日复诊，双眼矫正视力1.0。端坐位见右眶上部稍内陷，眼球突出度测量右眼11mm，左眼12mm，眶距108mm；颈部加压30mmHg后再测右眼11.5mm，左眼12mm，眶距108mm。眼球各方向运动自如。因MRI检查不能采用带有金属材料的血压计进行颈部加压，遂采取右侧卧位以增高右眶内静脉压，摄片结果显示右眶内病变消失(图3, 图4)。2006年7月27日再次复诊，诉目前无自觉症状。双眼矫正视力1.0，眼前节及眼底未见异常。端

作者单位：300211 天津，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，天津市眼眶病研究所(林婷婷 宋国祥 周晓冬)，300211 天津，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伽玛刀中心(刘东 张宜培 徐德生)

通讯作者：林婷婷，Email: ltt6123@126.com

坐位眼球突出度测量右眼11.5mm，左眼12mm，眶距108mm，低头及压迫右颈内静脉眼球突出度无变化。B超检查时压迫右颈内静脉前后也未见改变。

讨论 眼眶静脉曲张是发生于眶内的静脉畸形性扩张，静脉壁薄而有较大弹性。因多位于肌锥内，手术切除出血多，并发症较多，且术后易复发。特别是对于多血管或扭曲成团、范围较大的静脉曲张因夹杂有正常组织结构，切除甚为困难。Weill等^[1]曾报告1例，经颅开眶暴露畸形静脉，利用微圈栓塞获得成功。Rootman^[2]采用外侧开眶暴露异常静脉，进行静脉造影，然后注入可控胶栓塞成形，予以摘除。以上两种手术不易操作，且破坏性较大。利用伽玛刀治疗颅内动、静脉血管畸形(AVM)已有30余年历史^[3]，治疗后两年AVM的完全闭塞率为80%~90%^[4]。伽玛刀照射后组织学变化，河本^[5]的研究结果：低流速AVM治疗后消失率明显高于高流速AVM。眼眶静脉曲张是静脉的畸形性扩张，血流静止或甚为缓慢，对伽玛刀治疗的反应应该更为明显，在本例得到初步验证。

伽玛刀治疗效果需要时间来体现。本例患者治疗后随访3个月开始见效。3年后检查体位性眼球突出消失，影像学检查颈部加压后畸形未再出现。表明采用伽玛刀治疗眶静脉曲张既能封闭畸形血管，又能保存正常视力，且不影响患者外观。伽玛刀利用放射线对人体的生物效应，使病变组织细胞发生坏死，达到治疗目的。伽玛线对人体正常组织同样有破坏作用，照射不当，可发生白内障，角膜溃疡、青光眼、视网膜病变、玻璃体出血和视神经病变等^[6]。但伽玛刀属于立体定向适形治疗，有经验的医生，定位准确性可达到0.5mm，病灶区大剂量照射，而正常组织剂量锐减，可避免发生放射并发症。本例畸形血管在外直肌和眶外壁之间，距重要结构有一定距离，定位时的体位同于治疗体位，观察3年，尚未见不良反应。目前，伽玛刀治疗方法还有待深入研究和推广。

参考文献

- 1 Weill B, Cognard C, Castaings, et al. Embolization of an orbital varix after surgical exposure. AJNR, 1998, 19: 921-923.
- 2 Rootman J. Vascular malformations of the orbit: hemodynamic concepts. Orbit, 2003, 22: 103-120.
- 3 Steiner L, Lindquist C, Steiner M. Radiosurgery. In: Symon L, eds. Advances and Technical Standards in Neurosurgery. New York: Springer-Verlag, 1992, 19-97.
- 4 潘力. 颅内动静脉畸形的伽玛刀治疗. 中国脑血管病杂志, 2005, 2: 49-54.
- 5 河本俊介. 脑动静脉畸形に対する radiosurgery の現況. 1996; 48: 129-141.
- 6 Langmann G, Pendl G, Klaus-Mullner, et al. Gamma-knife radiosurgery for uveal melanoma: 8-year experience. J Neurosurgery 2000, 93: 184-188; Leber KA, Bergloff J, Pendl G. Dose-response tolerance of the cranial nerves of the cavernous sinus to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. J Neurosurg, 1998, 88: 43-50.

(收稿时间：2007-06)